

SAIO TAKAKO

佐藤多佳子 著

# 一瞬化作風 3

一瞬の風になれ

姚东敏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瞬化作风 3 呼

一瞬の风になれ

佐藤多佳子 著 姚东敏 蔡鸣雁 张俊既

SATO TAKAKO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7-615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瞬化作风. 3 / (日) 佐藤多佳子著; 姚东敏, 蔡鸣雁, 张俊跃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8124-0

I. 一… II. ①佐… ②姚…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8139 号

《「Isshun no Kaze ni Nare」 Dai Ni Bu-Youi》

© Sato Takako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责任编辑: 陈 旻

特约策划: 李 殷

装帧设计: 董红红

一瞬化作风. 3

[日] 佐藤多佳子 著 姚东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30 千字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25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124-0

定价 22.00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直到能量归零 | …… | 1   |
| 第二章 | 问题少年   | …… | 59  |
| 第三章 | 每个人的比赛 | …… | 115 |
| 第四章 | 上挑式接棒  | …… | 179 |
| 第五章 | 闪光的跑道  | …… | 211 |
| 末章  | ……     |    | 287 |

第一章 直到能量归零



## 1 运动员

房间比我想象中干净整洁得多。小健的右腿已经不需要用石膏固定,只有膝盖周边还带着看似宽大结实的护具。看到小健在房间里没什么异样地转来转去,还端茶给我喝,我不禁吃了一惊。受了那么重的伤,印象中他完全动弹不得的。

“现在已经不痛了,没有拐杖也可以到外面走走了。”

小健声音清澈地对我解释说。

“偶尔还是害怕腿猛地一软,腿好像都固定成型了呢。”

假如只想达到正常生活、仅仅享受一些趣味性运动的程度,好像也可以有不动手术的方法。

“咳,对我们来说,没有选择。”

小健笑了。

“有引退这个选项吗?”

事故发生到现在大概有一个月。小健可以又是笑眯眯又是开玩笑地闲聊,他的精气神都回来了。韧带的重建手术定在三周后,由在膝盖方面享有盛名的东京一家医院的整形外科专家医师为他执刀。在此期间,在韧带开裂的情况下进行活动关节的康复训练,等到关节可以活动的区域不再受限后进行手术。

“康复训练时间好长啊。”

小健叹着气说。

“说是要能踢球至少得半年。”

“是吗……”

我点点头。半年对我来说并不感觉特别漫长。一想小健半年后踢球的样子……

小健的脸上看不到不安的神情。他看起来就像起脚射门时相信胜利属于自己一样的自信满怀,对手术和康复训练的成功丝毫没有怀疑。小健受伤前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很高兴看到小健这样,但也觉得不可思议,有种似乎被骗的感觉。

本该鼓励、打气的我的作用该如何发挥呢?事故发生后言语交恶的我们会怎样呢?可以只当那事没有发生过就此忘掉吗?自从小健给我打过手机后,我们还从没有过接触。我是个记仇的人,每天、每天都会想起。不能低头认错,也没有办法当没事一样去看看他。

就在这个十一月份,我回归到社团活动中,只顾埋头训练。短距离项目处于休赛期,当作准备迎接十二月开始的正儿八经的冬训的缓冲期,彻底解除比赛期积蓄的疲劳,有伤的治伤,展望下个赛季,正确把握冬训的要点,做些平日里不做的各种运动,磨练平衡感……消极应对的话,这倒是段极其轻松的时期。全项目组的人一起玩玩迷你足球啊,橄榄球的隔人传球啊,越野赛跑什么的,单纯而快乐。不过,可能是我太久不参加社团活动了,自己也有所思考,于是决定附加了很多独自一人的训练。

我一直在考虑小健的事,怎么接上头好呢?我能做些什么

呢？怎么想都一筹莫展，总觉得不见一面是不行的，终于下定决心来到磐田。小健手术前后那段时间会待在家里，我想在此之前自己去看看他。

他比我想象得精神得多。这让我开心得想哭，又不知为何，稍微有点不安。

“腿啊，变细了呢。”

小健卷起运动服，让我看他左右两边的腿肚。受伤的右腿显而易见地细了。

“身体这东西一不用就不行了啊。”

“是啊。”

我深有同感，只休了两周没参加社团活动，再训练起来就觉得很辛苦。

“我的身体素质不是很好，总是对自己的身体有所不满，腿脚慢，肌力不足，一下就被别人铲到一边去了。唉，转念一想，难道因为这就不踢球了吗？还是争口气用心好好磨练技术吧。可是，真的很宝贵呢，身体，自己的身体……”

小健深有感触地说。从没听他说过这样的话。像小健这样的天才也对自己有不满意的地方吗？

“如果只是受了一点小伤，不会想到这些吧。”

小健自言自语似的继续慢慢说。

“自己拥有什么，又没有什么？没打算拥有却拥有了什么？想要拥有却没有什麼？在医院里不能动时，我一直在想这些问题。”

小健的眼睛里有我从未见过的深沉。

“有些东西不曾失去就不会懂得。假如眼看就要失去却又重新获得，一定会成为一名比从前更优秀的选手的。绝对。”

“绝对。”

这一句他用异常强硬的口气断言。

我在聆听一些非常重要的话——我想。紧张和兴奋使得身体微微颤抖。

“我相信！”

我尽量不让声音颤抖。

“我从没怀疑过小健的球技，比谁都厉害，我一直都这么认为。一点小伤不会有事情的，小健，小健的球技……”

毁不了。神灵也不会让它毁掉的。

小健微微一笑。

“也许做不到和从前一样了。可就算那样，我也要踢得比以前好。不放弃，我永远不会放弃的。”

小健一字一句地说着，似乎要让自己声声入耳。

我默默地点点头。

小健没有问我，不论是社团活动还是其他什么事，也没聊什么家长里短。小健满脑子都是自己的事。这样也好，这才是小健。来见他做对了，安心了。稍微自我检讨了一下，如今小健站在了自己的世界的中心。这样我也安心了，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了。

我，要靠我，来做。

我也试着只考虑我的事情。

我没打算长待,过了一个小时,我就说要回去了。“什么,这才刚来吗?”哥哥好像有些意外,提高音量说,眼神有点落寞。小健是个很容易寂寞的人。或许他是我认识的男生中最容易寂寞的人了。总是有朋友、队友或者女友在身边,从没见他独自一人到什么地方去过。大概他在这个宿舍里也有很多关系好的朋友,休息时和女朋友见见面,和海岭的昔日伙伴发发短信,就算摆臭脸也有妈妈来安抚……即使是我,和他一起待上几个小时也好。

“新二。”

小健假装若无其事地叫我。

“别受伤啊。”

眼神如此严肃,和口气不同。

我仿佛被那句话拴住了手脚,身体动弹不得,也没有回应。最终默默地点了点头。

如果不是小健用那么锐利的眼神看着我,说不定我眼泪都出来了。

一心只想着别哭出来,我快步离开了小健的房间。与其说满心欢喜,不如说那是太过沉重的一句话,是对我脱口而出的不可饶恕的那句话的回答。哥哥对说漏嘴说出“出事的是我就好了”的弟弟说“别受伤啊”。这是兄弟之爱,也传达了一种更为不同的重要的信息。

小健无论何时都是个运动员。他是为运动而生的,用运动来磨砺自己,通过运动来跟所有人对话。至少对也从事体育运动的我来说是这样。

我们同在一个世界里……我一直以为我们属于不同的世界，以为小健是遥远的特殊不同世界的人。不是的，只要我认认真真地从事体育运动，我们就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我早该明白的，从他给我买钉鞋时就该明白了。我有我要做的事，我有我必须做的事。就像小健就是小健一样，我就是我。无法逃避，无法把问题丢给别人，无法找人代替。小健和我是选择了体育运动这个世界的一个男生和另一个男生。是他让我认清了这一点。而为了明白这个，小健出事这个代价太过沉重了，喜悦像酸性液体一样哧哧把心溶掉。只有痛的喜悦。

走出宿舍仰望，十一月的天空云层浓密，冬天就要来了。天空还会变得更加湛蓝，小健将接受手术，过个春天，再过个夏天，小健一定会浴火重生的。我也要跑了，不论哪个季节，一直跑下去。

胡乱虐待身体是最简单不过的了。比如每天做锻炼腹肌的动作一千次之类的。我属于体力派，这也正和当下的心情相契合。不过十一月里我的头号任务是反复观看自己比赛和训练的录像。看看自己是怎样跑的，在怎样的状况下跑成了怎样，最为显著的弱点是什么。

新人战百米半决赛跑进梦幻十秒区时，我第一次感觉到倾进全身力气的感觉。反过来想想，也就是说除此之外的比赛我都没有使上力。三轮先生一直在说这个，可我并没有真正理解。

有十个人就有十个身体。再怎么羡慕也变不成别人的身体，

只有和自己的身体相伴一生。可自己的身体如果锻炼方法得当，能力也会不断提升。而且如果跑法得当，也可以把自己身体的力量百分之百发挥出来。现在我就是拘于这一点。我要打造最棒的身体，把这身体的力量全部发挥出来。好想把自己的体能提高到极限，以全速猛冲的方式倾力使出。倾尽全力的奔跑让人最淋漓尽致。那种充实感是在其他任何事物中都无法品味到的。我有个能跑的身体，命运准许我去跑。我可以凭意志驱动的身体，这宇宙中仅此一个的身体，这不知何时就会灰飞烟灭、甚至不敢保证还有明天的身体。

可是，唉，这场比赛那场比赛的，我都是用这惨不忍睹的架势跑的啊。看了一年级时的录像，真是只有喷饭的分儿。尽管如此，到了二年级就有所变化了，向后蹬地抬腿的毛病大有改观，看来去年冬天练到想吐的短距离跨栏奏效了。每隔一点三米（有时是一点六米）划条白线，共划十条左右，以作标记，步幅比平常跑步时缩小一些，让腿前后摆动，不要上下运动。去年只是依令行事，反复做那个动作让身体形成记忆，从而使姿势得以改善，现在重看录像，明白了训练的意义和老师的用意。但是就算到了二年级，到了令人紧张的比赛，这个恶习还是会重现江湖。县总体的决赛就是明证。

现在最大的弱点还是支撑腿做得不好。腰部重心偏下、膝盖过于弯曲这些是早在加入社团之初开始就备受诟病的缺点，现在还是相当显眼。总而言之，跑步时接触地面的腿弯曲过度。

所谓全速猛跑是指从腿部向地面增加力量，从地面接收其反弹回来的力量，从而向前进。向地面施加多大的力量，就能从地

面获得多大的力量,和速度相互关联。膝盖过度弯曲的话,从地面得到的力量就会被腿吸收掉,不能转化为速度。也就是说,我纯粹在那儿白费力气。希望这个冬天首先把这个毛病改得一干二净。脑子里明白了,身体也多少有点明白。身体状态好的时候可以做到。一看到连,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轻易的事。可这比赛的录像就是现实,我还差得远。好像只有新人战的半决赛那一场做到了。

猛做跨栏跑和跨栏跳的特训,一直都在做这项训练,去年冬天也进行了特训,但这个冬天还要做得更多强度更大。

我想在冬天的训练中挑战体能的极限,为此必须保持好身体状态,以便能够应付到达极限的训练。不能受伤,不能感冒,细致顾虑到可以让训练中所受的损伤得以恢复的能量补给,好好睡觉,好好吃饭。

我不再骑单车去上学,步行到学校也就是十五分钟左右。为了养成膝盖不过度弯曲的姿势,我绷直了双腿步行练习。一步一步,都想着双腿和地面的接触来走,注意啪地一下强力短促地接触地面的时机。边绷着腿,边啪啪地有节奏地走。第一天时,连骑着单车追上我后停下来,有些担心地问:“你哪儿不舒服吗?”我说:“没有,我练习呢,没事儿。”继续走我的,他好像在后面看我看了一会儿,抒发了一下感慨:“怪怪的。”又超过我去。

“哪儿怪?触地的时机吗?”

我大声问道。

“……不是,是说你是个怪怪的行人。”

连回过头来皱着眉头说。

“那触地呢?”

我刨根问底。

“不是挺好的吗?”

他扭过头去逃也似的走了。

因为晨练,我到校比较早。这时还没怎么有学生来上学。没事儿。虽说作为行人来看有点怪,但作为一名田径选手不怪就行了。那小子好好看了没有啊?

不管做什么练习,都认准了一个劲儿反反复复地做。就算脑子里明白了,只要身体不明白就毫无意义。那种反应称之为自动化,也就是必须把动作一丝不苟地铭记在心,身体不经思考就能做出正确的动作。

十二月的清晨,风有些冷冽,步行尤其寒气逼人,但天空蓝蓝的,内心切实感到比骑车时所见晴朗湛蓝得多。别分心。天空也好,寒风也罢,一切都与我无关。只需注意地面和双腿。啪,啪,啪,啪。

训练项目五花八门,主要是坡道训练、举重、沙滩跑。技术系、肌力系、速度持久系训练形成一套动作,练三天休一天。

训练一结束,我就吃饭团。本来是想尽快补给能量,于是从便利店买来吃,妈妈知道后,大骂我怎么不早说,结果让我带了好多,连同大家的也一起带上了。妈妈做的饭团很好吃。里面加了小杂鱼、裙带菜和味噌酱以及什锦,正好大快训练后空空如也的

肚子。根岸边吃边赞叹有个这样的妈妈真好。连挑剔的连也吃得很香。没这么受欢迎的指定节目则是桃内准备的蛋白饮品。饿虎扑食般把饭团吃个精光后,再心不甘情不愿地嘟囔着喝下蛋白饮品。预先自然有人捉住企图逃跑的连。训练结束的这个时候内心最为平静,好像疲劳都一扫而空。

而大家都骑单车兴冲冲回家时,我绷着腿啪啪地走回家,总被大家大笑一番。

小健做了手术。这一天,我没去训练,爸爸也请了半天假。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医院手术室前的走廊和那股气味。手术历时两个半小时。我的手里汗津津的,在衣服上擦了又擦,还是不断渗出来。谁都没说一句话。一切都在那个房间里成为定局,惟有不停祈祷:医生,拜托您了,神啊,多多保佑啊。

据说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做的是自体肌腱移植术——把膝盖周边的肌腱移植成为韧带的重建手术。术后的小健露出潇洒的神情。从现在起将要接受漫长的康复训练,循序渐进地做些复健活动。没错,从现在开始,迈出第一步。这是新的神谷健一的全新开始。

回家路上,妈妈一直在哭。我没有掉泪,好疲倦,觉得呼吸都很吃力。筋疲力尽到手术顺利进行的喜悦和先走一步的不安都没有浮上心头。

“后藤——你挑了个最轻的人啊——! 别一副重得不行的样

子。下次我来让你背了啊？”

我朝正背着连爬坡爬了三十米的后藤喊。这个坡度十分累人，爬上十趟简直要人命。后藤这是第九趟，正是最吃力的时候。

“你别光说话啊。腿别弯啊。身体挺直了没有？我要掉下来了——笨蛋！”

又被背上的连劈头盖脸怒骂一顿。

后藤直喘粗气。

“小新学长，出发！”

一声令下，我背起了桃内。桃内不胖不瘦身材中等，但颇有些重量，肉长得结实，人比看上去重得多。做背人跑的训练时，我们俩经常搭档。短距离组里背上分量最重的我却还面不改色心不跳的，独此桃内一人。

这是移动重心的训练，不努力前倾往上走就会被后面拽下去，非常辛苦。如果认为带着重物爬斜面，双重负荷加身，很吃力很辛苦，那这就只是变成了一项增加体力的训练。一步一步，我边想边集中精力往上走。短短的距离，没有费劲考虑的闲暇。我在做任何训练时都必须考虑触地。自己的脚是怎样压向地面的呢？我强烈地意识到不论在身体怎样负荷的情况下，都要沉下来不断向前。

“OK！神谷，这就行，很好！”

一旁观看的三轮老师大声给我肯定。这句话就像魔法似的，我的身体轻盈起来。

根岸和五岛这对搭档结束之后，连背着后藤出发了。